

●赵立

东海之滨的石塘镇，地处浙江省温岭市东南部，镇因境内石塘山而得名。这里有号称温岭最美的海岸线，有号称中国最美渔村的五岙村，小渔村依山傍海，开设了多间富有当地特色的石屋民宿。从民宿的阳台上随手一拍，普通手机也能拍下摄入人心的美景。



泰宁的鹰

湖边一片红黄混杂的树林，有几只鹰在盘旋，一会儿冲高，一会儿飞低，一会儿飞过树梢不见，一会儿又飞回来进入我们的视线。鹰性喜孤独，一向独来独往，如此成群结队，倒也鲜见。

●何况

去上清溪漂流之前，我不知道泰宁有鹰。这次参加中国作家杂志社和福建省文联组织的“福建见福·福建见美”知名作家看福建文学采风活动到访泰宁，看过尚书第，游过九龙潭，访过明清园，拜过甘露寺，吃过状元糍，品过油豆腐，真被泰宁的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所征服。其中，我感觉最震撼的是上清溪漂流。

漂流的载体是竹筏，竹子的粗端做筏头高高翘起，细端做筏尾平铺水面。游客小心翼翼跨上竹筏，船公轻声吩咐坐稳穿好救生衣，然后竹篙一点，两扇层叠的竹排便顺流而下。开始一段水浅，竹筏与溪里的碎石摩擦出叽叽咕咕的声音。船公介绍说，竹筏的材料为老竹子，多选择冬竹，因为这种竹子挺直、厚实，不开裂，不易进水，相对比较耐磨。有人问，竹筏多长时间换一次？船公说，大概两个月一换吧，不能光顾赚钱降成本，必须首先保证游客的安全。

我倒没感觉有什么不安全，溪水清澈，河道狭窄适度，两岸崖壁相对出，或远或近，或险或峻，对恐高的我似乎都没构成威胁。船公心情美丽，不时报出“鲤鱼跳龙门”“金钟长鸣”“五老看仙”“阳光三叠”等景点名字，还穿插着唱起我们听不懂的山歌，一会儿教我们辨识石壁上枯死之后遇水就能重生的九死还魂草，一会儿又指给我们看正在崖上觅食的白鹇，这种美丽的鸟儿平时不易看到，但我们在短时间内却接连发现了七只。很擅长调节气氛、调动游客情绪的船公开玩笑说：“你们必是有福之人啊！”

话音刚落，深山里的河流毫无预兆地被赤壁丹崖挤压逼得像蛇一样游来拐去，两岸的石壁触手可及，峡谷间悬崖高耸，遮天蔽日，竹筏有时就好像在洞中穿行。这个时候，水已经深不见底，头顶丹霞地貌现出似真似幻的诡异图案，我感觉头皮发麻，暗自担心有水怪突然跃起，颠覆竹筏……

“栖霞崖！”船公突然指着前方一堵接天崖壁大喊一声，“嗡嗡”的回音惊落几颗山石，惊得我们从竹筏上“嚯”地站了起来。船公扫我们一眼：“看到绝壁上方的岩洞了吗？对，就是那个有枯树枝的洞，那是老鹰的窝，有好几米宽。”众人惊呼：“这么大？”船公说：“老鹰展翅，轻易掠走山羊，窝小睡不下。”我们好奇地追问：“你见过老鹰捉山羊吗？”船公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见过，鹰爪拎着山羊飞，远看就像山羊在练习引体向上。有一次鹰没捉牢，山羊挣脱了，但山羊摔下悬崖最终还是没活路。”当时他刚好撑竹筏经过，山羊滚落水里，被他捡了个正着。

我们的胃口被船公吊起来，想看看泰宁的鹰是什么模样，但盯着栖霞崖看了许久，终究没看到鹰的影子。

这位在上清溪撑了十多年竹筏的船公安慰说，上清溪是老鹰最常出没的地方，它们在峡谷中飞得很低，翅膀常常悠闲地伸展不动，像滑翔机一样，然而一旦发现猎物，却变得异常凶猛，杀气腾腾俯冲下来，那姿势牛得很。“别急，前面还有鹰巢，你们的愿望会得到满足。”

竹筏继续前行，两岸奇岩绝壁，溪涧千回百转，峡谷移步换景，巨型壁画般的落霞壁呈现出十二生肖等各种图案，妙不可言，让我想起明朝厦门名士池显方形容上清溪的名句：“转一景如闭一戸焉，想一景如翻一梦焉，会一景如绎一封焉，复一景如逢一故人焉。”问题是，此刻我心中惦记着老鹰，渴望一睹它们孤傲的风采，无心赏景。很遗憾，我们从际下村漂流到长兴村，全程十五六公里，用时两个多小时，却连老鹰飞过时投下的影子也没在我们眼前闪现。这让我颇感沮丧：泰宁此行与鹰无缘吗？

第二天，我们泛舟大金湖，沉醉于碧水丹霞的人间奇境之中。不知是谁叫了一声“鹰”，即刻把一船人的目光引向湖边一片红黄混杂的树林，那儿有几只鹰在盘旋，一会儿冲高，一会儿飞低，一会儿飞过树梢不见，一会儿又飞回来进入我们的视线。我们知道鹰性喜孤独，一向独来独往，如此成群结队，倒也鲜见。船上的人盯着它们数数，一二三四五……最后认定是七只，与我们昨天在上清溪看到的白鹇一样多，可谓巧合。七只鹰像飞行表演一样，变换姿势飞出各种造型，其中一只似乎飞累了，落到树枝欲停不停，这时船上有人激动地喊：“要停了！要停了！”或许是它听懂了人话，不服输，倔强地飞离枝头，重返蓝天。大概20多分钟后，它们陆续飞出我们的视野。一船人目送它们远去，久久无语。

鹿现金湖，泰宁此行无憾矣。

今天，光饼已成为福清及闽北一带最有特色和魅力的食品。尤其是福清，改革开放后，光饼文化便开始发扬光大，演化出了各式各样的吃法。

●白田

我第一次知道光饼，是结婚后的第三天——我跟着爱人到福清看望她的姑婆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姑婆正忙前忙后，接待乡邻。只见她手里端着一个竹簸箕，里头装满各色糖果，还有一块块圆鼓鼓的“烤饼”，她笑容可掬地递到客人面前，客人也“来者不拒”，嘴里嚼着饼，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，我一句也没听懂，但知道无非是恭喜一类的话。

回福州路上，我问了爱人，才知道，那烤饼叫“光饼”。说是在福清，女儿出嫁后第二或第三天，第一次请女婿女儿回门，要买上100只光饼作为“女婿饼”；有些地方，家中诞女满月后，也会给全村每家每户赠送两个光饼。那天，姑婆是否买了100只光饼，不得而知，但自此，我的脑海里就有了光饼的印记。

后来，我作为记者，到福清采访，午饭时，服务员端来一盘五六块光饼。我拿到手里，仔细一瞧，名曰“光饼”，名副其实，两面被烤得焦黄，面上的白芝麻清晰可见。可能是饿了，我咬了一大口，硬邦邦的，差点被噎住。报道组的同志告诉我，吃光饼切忌狼吞虎咽，得细嚼慢咽才能品出味道。但我还是一时接受不了。

闲话少说，还是回到光饼本身。有资料显示，光饼作为福清人的一种传统小吃，已有四百余年历史。过去，福清十年九旱，农人以

悲怆的乐音，震颤在历史的琴弦，穿透了千年岁月，十面埋伏之中，四面楚歌响起，一曲“霸王别姬”的悲歌在历史舞台上演，也勾勒出一段段音乐克敌的故事。

●方腾

沿着时光之河回溯至公元780年，大唐边关，茫茫大漠，不知何处传来笛声，拨动戍边将士的心弦……“回乐峰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，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这是中唐诗人李益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描写的场景，悲怆的乐音，震颤在历史的琴弦，穿透了千年岁月，回响在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的垓下战场，十面埋伏之中，四面楚歌响起，一曲“霸王别姬”的悲歌在历史舞台上演，也勾勒出一段段音乐克敌的故事……

四面楚歌

公元前203年九月，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的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多，楚汉双方均感力竭，于是和谈，划鸿沟为界，以西归刘邦，以东归项羽。双方罢兵休战，项羽引兵东归。刘邦帐下智囊张良、陈平认为项羽粮尽兵疲，建言道：此天亡楚之时也，不如因机而遂取之。刘邦本就是不讲“武德”的人，深以为然，率军追击项羽至固陵（今河南省太康县南）。项羽大怒，领大军猛然转身，一个“直拳”打在汉军“面门”，刘邦大败。

见战事不利，刘邦用张良之计，许诺以更

●怡新

每个人心中或许都存着一个遥远，而我心中的遥远，镌刻在经历春夏风雨、秋霜肃杀、严冬考验，薄如纸、黄如金、轻如羽的胡杨叶子，镌刻在广袤无垠、绵延万里、穿越时光，诉不清、叹不尽的满城金甲和风轻云淡——那是让我魂牵梦萦的遥远的秋。

从东南到西北，从西子湖畔到赛里木湖，从博湖到天池，从沙漠戈壁，再到塔里木河、古楼兰、五彩湾、喀纳斯……我心中的遥远，留在空旷的戈壁滩，惊悚的魔鬼城，蔚蓝的喀纳斯，而心中遥远的秋则深情地留在那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。

在遥远的秋里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“三个千年”的诗——胡杨，它生而不死一千

舌尖漫议 “杂味”光饼

种地瓜为主，地瓜成了主食，光饼实属稀罕之物；如今，吃光饼已不仅是物质生活的需求，更是民间饮食文化的传承。

关于福清“光饼”的由来，据民间传说，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倭寇屡犯福建沿海地区。次年，戚继光率军进驻福清平倭。戚家军多为山东人，喜面食，为了奇袭敌军，士兵按老家烤饼方法，烤制面食作为干粮，烤饼中间留有小孔，可穿上细麻绳挂在胸前，便于行军打仗，这就是光饼的原型。

对此“传说”，浙江慈溪一带的乡民不服。他们说，戚继光率领士兵追剿倭寇，贵在用兵神速，但行军过程中，架锅烧饭拖延不少时间，戚继光又想不出好法子。有一次，行军至慈溪龙山东门外，一老农为戚家军献上许多中间小孔、外置芝麻的咸饼以作慰劳，并对戚继光说，这饼光光的，用绳子穿上，带在身边，饿时即可充饥。消息传开后，沿海百姓争相为军队做光饼。“光饼”名称从此流传开来。由于助戚家军平倭有功，据说嘉靖帝赐名曰“继光饼”，也因该饼略带咸味，又称咸光饼。

但福清人似乎不甘示弱，非要跟光饼攀上关系。福清人说，戚家军发现光饼虽可充饥，但多食易上火，且不易消化，易使人便秘，于是，聪明的福清人便在面团中加入食盐增加口味，加碱助消化，撒上芝麻可润胃肠去燥火。这种改良了的烤饼，成了戚家军喜爱的干粮，为戚家军的所向披靡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到闽北采访。自南平驱车至崇安（今武夷山），一路途经建瓯、建阳，彼时闽北非富庶之乡，饮食亦无特色，惟光饼再次引起我的关注。闽北的光饼，只有福清烧饼一半薄厚，面上的芝麻也要稀疏得多。不过，那时候，福清光饼大多没有馅，而

史海钩沉 音乐克敌

多土地封赏韩信，彭越，重赏之下，韩信、彭越赴约，三路大军在战神韩信的指挥下，运用十面埋伏之计，在公元前203年十二月以三十万人马将项羽的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在垓下（今安徽灵县东南），楚汉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。

虽然楚军已是穷途末路，但将士英勇善战，悍不畏死，汉军一时难以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公元前202年一月，战事胶着，一天夜里，楚营四周突然传来了楚地的歌谣，项羽大惊，曰：汉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大英雄慨然长涕，歌曰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虞姬以歌和之，歌罢，拔剑自刎。美人鲜血洒染的史页，成为戏剧舞台上的经典，一代代伶人传唱的“霸王别姬”，也将“楚汉风云”播撒在街衢巷陌、田间地头。

需要补叙的是，虞姬自刎，未见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正史，唐代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用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进行补注，尚存争议。四面楚歌之中，项羽率八百多名骑兵突围，至乌江（今安徽和县乌江镇），剩二十六骑，力战自刎，留下了“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”的千古喟叹。

胡笳退敌

说起刘琨，许多人很陌生，但说起典故闻鸡起舞，大家却耳熟能详，主角之一祖逖，在史籍中留下了“中流击水”的赫赫威名；另一主角就是刘琨，据《晋书》载，其“少负志气，有纵横之才”，善文学、通音律，文武兼备，留下了“胡笳退敌”的美誉。

公元307年西晋朝廷永嘉南渡后，北方狼烟四起，百姓被敝，刘琨出任并州刺史，镇

自然人文 心头遥远的秋

年，昂然屹立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，它，肉体如江河，精神永不死。胡杨是一个信念，一个梦想，秋风摇曳，落下片片金色叶子，给遥远的秋一个答案。它用自己的“三个千年”展现了一处奇观，雕刻了一种精神。它，生而不死，死而不倒，倒而不腐，用三千年时间来思考生命的意义，书写生命的答卷。在秋的浩瀚里，胡杨叶轻盈地飘飞着，与滚滚黄沙做伴，听罗布泊的前世今生……

微风起，金叶飘漫沙山——千年守，只为等君一观！趁着秋天的脚步，就一定能看到沙丘绵延、满目金黄。如今的我经常想起陪妻女在400公里沙漠公路与沙海同行，到塔里木河湿地踏浪逐鱼，到罗布人村寨与胡杨同框，御风乘快意，听叶敲流沙的情景。站在胡杨林深处，我们竟不敢高声赞美，生怕每一片金黄，因我们的赞叹而受惊飘落，遁去无踪。秋天里，每一片胡杨叶都能给人一份朴实无华的宁静，一次遥不可及的畅想。它高而不傲，媚而不妖，不与春争俏，不与夏斗艳，只把秋来报，用最后的金色为大地的辉煌壮观恋情作画。

“向死而生，枯枝的力量早已化为春萌，枯也乘风，干瘪的狼毫仍在书写星的繁荣，生，为死而歌，落叶早已进入千年一梦……”

闽北的光饼已有馅，是少许肉末和葱花。有意思的是，南平郊区一带的，馅稍多些，质量也好，越往北行，馅则越少，建瓯的只有星点肉渣，到了建阳则大多仅有葱花了，无馅可言，足见当时闽北山区之贫困。

一路观察，车过之处，多有卖光饼的小店。从南平到崇安，行程四个多小时，有位同事是建瓯人，他买了四次光饼，一路上至少吃下二十多个，把我看得目瞪口呆，但也思忖，想来光饼并非福清人“专利”。车快到崇安，最后一次停车小憩，听一位卖饼老人振振有词说：光饼，光饼，就是戚继光将军发明的饼，戚将军行军打仗，靠的就是光饼。

今天的光饼是不是原来的形状，是慈溪人还是福清人发明的，已不可考，但都与戚继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不过，也有资料说，唐末，黄巢发动农民起义，河南固始人王潮、王审知兄弟，带五千乡民加入义军，率部一路翻过武夷山，来到漳州一带。公元909年，王审知建立了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王朝，他们把家乡河南一种炭火烧烤的“火烧馍”制作工艺带到福建，逐步演变为现在的光饼。如是，我的家乡同安区五显镇，近些年都会举办“北辰山闽王民俗文化节”，那么，民众祭拜开闽王时，祭品除了封肉等外，是不是也要端上一盘光饼呢？

不过，这些似乎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今天，光饼已成为福清及闽北一带最有特色和魅力的食品。尤其是福清，改革开放后，光饼文化便开始发扬光大，演化出了各式各样的吃法。今天，“肉馅饼”“海苔饼”“海蛎饼夹”“紫菜饼”……已是福清街头巷尾的名小吃，且经爱拼敢赢的“福清哥”的不断创新，光饼成了一种品牌，远销海内外，这无疑是对中国美食的一大贡献吧。

WENHUA
ZHOUKAN

海燕

投稿邮箱:yy1220@xmrb.com

A08

责编海鹰
2022年11月27日
星期日
美编郑芸如

短诗 撷萃

秋光里

●文子

日落澄明，远山明净
白鹭低飞，天空辽阔

起风时，落叶飘舞
恍惚之间，秋天似蝴蝶蹁跹
它舞着金黄的天空
让我们追随仰视

那稻谷飘香，柿子挂满枝头
那秋阳下的喧闹
渐渐地，在无声无息中
画着半轮的轮廓

收割的稻垛
煮着生活的火热
堂前煎，旧年草
生活活动容斑驳

秋光里清晰的架构
让我觉得自己是在阵阵秋风中
被吹成熟的
那执拗的呼唤
就是要在秋天顺着田埂
摸索到裸露的肌肤

秋光里的问候
呼唤我们寻觅老屋的图腾
它凝重了祖辈的盼望
在若隐若现里
仿佛在老去，其实是新生

心如松鼠 在秋风中跳跃

●黄国清

你一转身
满山的松树就结满了果子
曾经的诺言 松花粉一样
在风中越变越淡

不是每次微笑都能被定格
不是每颗真心都能到永远
所有松子都是受伤后的结晶
我只能烘干情感果壳
裹住年少轻轻
直到下起 薄薄的秋霜

秋风中 我来到赤松林
只看到山色如洗 白云悠悠
还有一只不安分的松鼠
它正是
我在枝头上跳来跳去的心

也许这就是我无数次驻足胡杨树下，听秋风低语，看流沙飞舞，对生命的思考吧。

心中遥远的秋，还美在巧夺天工、穷极造化，即便是狂野的秋风吹在脸上，也能让人的心中感到温暖。那样的秋实在震撼人心，大自然鬼斧神工，就像是上帝的颜料盒被打翻了，尤其是日落时分，夕阳大方地洒落于沟壑之间，红色的是岩石，绿色的是田野，紫色的是薰衣草，红白相间的无名小花随风摇曳，蒲公英自豪地释放着能量，飞向蓝蓝的天空——秋意正浓，色彩斑斓，最能诠释秋的内涵。

那样的秋深深地镌刻在我心里，每每人间秋意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遥远的秋，心灵又飘飞到广袤的西域：外出一大半年的牛羊该回到禾木的家了，喀纳斯湖的蓝是不是更深邃了，平湖两岸此刻是否已被秋的画笔染遍……

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”古往今来，一首《关山月》，多少英雄泪。在遥远的秋，这泪不是忧伤的泪，而是喀纳斯独有的蓝眼泪，它一滴一滴，叮叮咚咚，汇聚成湖，美成我心中的蓝宝石。

遥远的秋，已经远去，一望无际的戈壁、“三个千年”的诗却深深地刻在心里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心中的蓝、眼中的金，永远都在……